

谷

食

小

記



光宣小記叙

辛未秋。東事起。余子身至津。閉戶養病。不問世事。謠
詠頗多。是是非非。皆置不辨。惟書畫舊藏。殘稿零札。
未及攜帶。長日無聊。殊難遣悶。偶返故都。檢舊篋。得
昔年日記數冊。皆光宣間所筆記。遂擇有關朝章國
故者。撮錄成編。題曰光宣小記。余自甲辰春。始北上
應試。至辛亥冬。避地大連。故所記以甲辛數年爲斷。

後別有記。今津樓臥室。方不及丈。局促如囚。嘗自書
小聯懸諸壁。集句曰。自作孽。不可活。身將隱。焉用文。
深夜幽思。耿耿不寐。乃復草此記事。與世相見。徒召
笑罵。其終亦不免於自文歟。

癸酉秋 一息老人金 梁

光宣小記目錄

大清

北京城

皇宮

正陽門

前門大街

琉璃廠

會試

拜老師

李姚琴

裕文慎

陸文端

張文達

戴文誠

會同年

殿試

候試

送考

聽宣

讀閱卷大臣

主文勤

榮文恪

徐東海

張侍郎

孫文正

引見	宮門抄	朝報	摺紳
報館	工藝局	進士館	批本處
懋勤殿	奏事處	軍機處	軍機處
政務處	廢科舉	大學堂	大學師生
景山	太廟	警察廳	東安市場
圖書館	道差	御輪	三海
電燈房	內廷供奉	請安	閱

大公主

繆太太

肅親王

張文襄

鹿文端

李蓮英

高老道

袁項城

岑西林

汪大頭

王一峰

想九霄

某相士

炸彈

革命排滿

禁烟

孔廟大祀

石鼓

兩宮崩

登極

監國攝政

親貴

立憲

內閣大庫

永樂大典

皇史宬

玉牒

旂務司

滿洲實錄

漢文老檔

老汗王

清寧宮

三官廟

博物館

故宮書畫

希吉納

天女祠

遷旂殖邊

警衛軍

內閣官制

憲法信條

錫文誠

良弼

趙次帥

馮男

小德張

發內帑

皇室會議

遜位詔

後金

光宣小記

一息老人金梁

大清

歷代國號各有取義。如漢因高祖初封漢王。魏則魏王。晉則晉王。各朝大抵皆然。惟大清二字。論者多以爲疑。而不知清與金爲一音之轉。清本女真。國姓愛新。愛新譯音譯義皆爲金。故清初國號曰大金。亦曰



後金。後以宋金世仇。或多疑慮。太宗崇德元年。遂改國號曰大清。字面雖易。在滿音原無異也。此時蓋已決入定中原之策矣。至初稱滿洲。實滿朱滿住一音之轉。爲滿音尊稱。在滿文音義皆同。後始用爲國號及地名也。由此推之。蒙古譯義爲銀。國號曰元。元銀雙聲。亦一音之轉也。而女真與愛新。爲音轉。更不待言矣。又愛新覺羅。滿洲實錄有注曰。愛新。姓也。覺羅。

氏也。故宗室覺羅。有親疏之別。今宗室或以金爲姓。覺羅或以趙爲姓。皆音轉也。

北京城

光緒甲辰。余應試赴北京。北京建都。實始於遼。曰燕京。而金拓大之。皆在今城西南。元移東北。建大都。又在今城稍北。至明初。改大都爲北平。永樂定都。始名北京。修城垣。建宮殿。爲今內城。嘉靖年。築外城。爲今

南城是爲今京城之始。清承明舊。內分八旂。外分五城。後設巡警。分五廳二十區。而九門提督。五城御史。兼轄如故。時已行新政。東城一帶。正仿使館界。修馬路。而西城仍土道高甬。塵土飛揚。一城相隔。恍同異域。余偶登前門。東望東交民巷。如入歐美新邦。西望西交民巷。如見元明舊制。誠首都之奇觀也。

皇宮

皇宮亦承明舊。惟易宮殿題名。相傳元初有洪武殿。而明太祖紀年曰洪武。明初有奉天殿及奉天門。而清起於奉天。與崇文宣武。並成讖語。亦異聞也。又傳大清門額。即用大明門舊石反刻。故有大明翻身之謠。自大清門歷三大殿而乾清宮至神武門。皆舊制。無改作。東西各宮殿。偶有增飾。亦仍故觀。蓋宮廷以節儉示天下。歷朝相戒。毋得大興土木也。

正陽門

正陽門。即前門。庚子被焚。重修方竣工。倚城舊有荷包巷。市廛林立。遺蹟無存。而東西二車站。方新成立。前門洞。闢四門。南常閉。專備車駕。惟北及東西任出入。石路崎嶇。輿馬輻輳。常有翻車。擗車之苦。余後管工巡。修平道路。始定東出西入之規。衆皆便之。

禁城

禁城稱紫禁城。南自大清門。北至神武門。東自東華門。西至西華門。凡車馬閒人。皆禁阻不得行。余偶謁二客。一東居南池子。一西居南長街。相距咫尺。必繞道始達。余初至京。不知也。晨起。乘車入宣武門。長驅抵西安門。沿城北走。過後門。折而南。依景山西。始經北長街而至南長街。已逾午矣。倦思少憩。叩客門。闔者辭以進裏面。進裏面者。謂已入內廷當差也。遂復

驅車。仍北繞景山而東。再越後門。經北池子而至南池子。客又上衙門矣。上衙門者。謂入署治事也。乃強起。北過東安門。經東長安街。南出前門而歸旅館。已近哺時矣。終日繞行數十里。不得食息。實不勝其勞。尤可笑者。過長街時。忽有衆奄追車指詈。必迫御者下謝然後止。問之。則此地爲奄寺雜居。言語習俗。故多禁忌。御者偶不慎。觸彼怒。遂群起與之爲難也。

前門大街

前門大街。爲京市最繁盛處。鋪面裝飾。金碧交輝。顧客購物。問客迎送。和顏悅色。務使來者滿意其禮貌。爲外省所無。街西爲大柵欄。道路甚窄。尤稱熱鬧。大觀樓。賓宴樓。兼售烟茶。以新式自鳴。爲回商穆子光。創設。穆熱心公益事。常在茶座講演。爲京中有演說之始。時洋車已通行。馬車僅使館有數輛。衆仍用驢

車。惟孫文正公家鼎自製一車。左右闢門。可跨入。垂足端坐。餘皆自前入箱。須盤膝也。人皆垂辮。偶有剪髮者。衆多目笑存之。京中舊商。重信義。不爭近利。皮局掌櫃于子亨。與余交最久。或值窘乏。于輒自假銀以周急。偶託以事。視人如己。必盡其心力。今去世已久矣。

琉璃廠

琉璃廠。爲都城文物所聚。余下車即往遊。各商店方備考具。筆則賀蓮青。墨則一得閣。而紙必懿文齋。以試卷向由松竹齋承辦。已改歸懿文也。書籍則二文。

曰文友文德。字畫則二古。曰茹古悅古。余見陶淵明集。汲古閣復宋本。杜工部集。宋刻殘本。各以十金得之。又購湯貞愍戴文節山水扇面。僅各二金。又見吳漁山王石谷山水中堂。問其值。皆索百金。惟御筆獨

昂。康乾小條。各須五十金。尙非精品也。尤難得者。傅青主父子批校漢書。青主硃筆行草。其子眉則恭楷細注。凡志傳皆遍。乃至諸表。亦一字無遺。足見古人讀書之勤。余傾囊購之。衆皆笑爲書癡也。書鋪大者。實多在隆福寺街。有文奎帶經二堂。爲王氏兄弟分設。文奎之王。以信義爲人重。人稱老王。士大夫多與往還。闔閭中之君子也。

會試

癸甲二科會試。均借汴闈。因順天以庚子拳禍。勒停考試也。故余等均至河南。照章入闈。仍分三場。惟已改八股文。爲策論耳。是科正副總裁。爲裕文愼公德。

陸文端公

潤

張文達公

伯

戴文誠公

鴻

而陳

制軍

夔龍

熙侍郎

瑛

爲監試。辦考員司。均由京部派

往。試事一切。雖照舊制。不免因陋就簡。貢院局勢。亦

不如京闈之宏也。北京貢院已毀於拳亂。舊有至公堂扁額。傳爲嚴嵩手筆。亦入外國博物院。而聚奎堂題額。乾隆御筆墨本。後爲余所得。不知何以流散人間也。

拜老師

考試諭禁師生之稱。然習俗相沿。卒不能止。正副總裁。稱座師。同考官。稱房師。皆應分謁。謂之拜老師。具

受業帖。親至門。各送贄敬。以四金爲率。願從豐者。各隨其意。別備門敬。視贄敬十之二。約時進見。行三叩禮。師皆答。各宅皆備有履歷簿。門生親自繕登。必恭楷。古有門生籍。此其遺制歟。此後三節兩壽。皆須賀祝。各送賀祝敬。如初謁時。而金可酌減。三節者。年節端午中秋。兩壽者。老師師母生日也。

李姚琴師

李姚琴師稷勳爲房師。余卷實由師力薦。師初得余卷。頗加獎許。稱曰通儒。薦諸戴文誠公。公以文可而字否置不錄。李師乃約同考數人。分見裕陸張三總裁。轉達戴。必取而後已。始得中。回京後。復逢人說項到處揄揚。故余初至都。知名者已多。又以戊己間會上萬言書。皆欲先得一見。如肅邸及當軸諸公。多屬人致意。余皆答以試畢再謁。不敢冒昧也。

裕文愼公

裕文愼公德。以大學士爲大總裁。余往謁。頗蒙優禮。並誠以勿躁進。略謂旂人入翰苑者。逾十年。即可望大拜。君年未三十。當先自立名。願以功業顯。勿以資格進云云。並索字樣。字樣者。先錄策首數行。殿試彌封。藉此對筆索卷。可以暗識而列前。亦近關節。非正道也。余辭謝不送。公頗稱之。

陸文端公

陸文端公調序爲副總裁。謙和下士。告余以待人接物之道。並笑謂。曩見君萬言書。以和兩宮和二黨。和四國爲主。而卒請殺某某以謝天下。旣言和而復言殺。毋乃不切乎。以忠直沽名。非盛世事。直道而行。難乎免於今之世。凡訓示反復數十言。皆切中余病。不知公何以知之之深也。余聞而悚然。

張文達公

張文達公百熙。亦副總裁。時爲管學大臣。謂久知君。京師人才所萃。來者皆志在得官。君當以求學問爲先。官豈可求。惟學問必求而始得耳。又謂閱君卷。知新舊學皆有根底。尤具遠識。救時宰相。非異人任云。云。余於座上識李亦元希聖。公頗重之。謂二人學識相近。可常周旋。余與亦元訂交。公之教也。

戴文誠公

戴文誠公

鴻慈

亦副總裁。以余字劣。見即囑以速習。

楷書。並示用筆試墨之法。屬望殷殷。而李姚琴師。則謂君字必不能合格。對策當據事直陳。痛哭流涕。予亦不善書。而戊戌殿試。列二甲第一。亦以策對直言。不拘格式。獨邀特知耳。今以衣鉢傳君矣。而余負諸師。終不能取上第。亦可媿也。

會同年

同年至京。互相訪見。定期行團拜故事。團拜者。衆環立而互拜也。是歲。約集湖廣會館。並宴座師房師。釀飲演劇。爲衣冠盛會。章一山樓馮令之巽占景子中潤陳詒重毅劉厚之敦謹關穎人庶麟何嚶威震朱聘三汝珍商藻亭衍鑒諸同年。皆於此訂交。譚組庵延黃遠生爲基陸亮臣光熙諸同年。亦談論頗洽。

余尤推重一山先生。一山爲兪曲園高弟子。專經學。早得名。尤敦品。與世無爭。汲引後進。如不及。同輩或有意見。常得一言以解。余常稱爲有相度。非阿好也。令之捐介少許。可獨厚余。子中溫厚長者。待余若弟兄。詒重精核有心計。嚙威好學不倦。惜早逝。遠生年最少。廷試策故違式。不願得翰苑而樂就令宰。其識量與衆迥異。後竟慘死海外。亮臣豪傑之士。獨請

學兵。卒殉其父。並傳忠孝。其廷試策。後爲余所得。中有誤字。當日原可挖改。亮臣曰。詎可欺君。志節嶢然。於此可見。足爲同榜之光。今此卷猶寶藏余處也。又王揖唐陳重遠諸同年。皆卓卓能自樹立。而高雲麓振霄。超然滬上。粥書畫以自給。尤可敬已。

殿試

廷試在保和殿。故亦曰殿城。先復試。稱貢士。次殿試。

賜進士。次朝考。始授職。凡點名給卷。名次單數者。由殿左門入。雙數者由右門入。余不明故事。左右誤走。適遇雨。冠服盡濕。又欽命題下。應跪受。亦傳旨因雨免行禮。初。殿試均在簷下撰書。乾隆朝。以風雨苦寒。始加恩。准入殿。遂沿爲例。殿几矮小。不能伏寫。皆各自携考具而進。衣冠負重。行乎泥中。頗礙觀瞻。亦可笑也。

候試

北京分內外城。道路較遠。試者多寓城南。試前一夕。皆借宿內城。以免遲悞。余假方略館候試。矮屋長坑。久廢不用。舊有公役。稱蘇拉。略掃除。供膳宿。夜聞傳呼聲遠相應。問之。蘇拉曰。此報更也。卽唱籌報曉之遺。所呼爲滿文數目音。自一至五。以次遞傳。終宵不絕。又宮內舊無路燈。後以大雨有迷淹者。始增設。百

步一燈。然有名無實。謂司者偷油。故不明也。又宮道絕少樹木。問之曰。因嘉慶年林清之變。傳諭伐樹。遂不復植也。又曰。宮內地磚。皆七層疊鋪。故永不殘壞。而內外水平如一。遇雨積水。深淺皆同。趨差者咸以爲苦。又宮內多狐狢蛇蟾邊蝠等物。稱五聖。宮女內監。常私祀之。戒不得犯。與外間俗同也。三試三宿。賞以五金。稱謝不置。

送考

廷試聽點。鄉友多至殿門送考。朝考日。余方與衆立談。見汪伯唐先生大變。送汪穰卿同年庚年入。伯唐與余向未識面。問余名。穰卿曰。予昔識金君於廣坐。爾亦試覓之稠人中。伯唐四顧及余。趨前曰。昂昂千里。卓立不群。其此君耶。衆皆引以爲異。穰卿曰。此君自有異人處。不難識也。昔訪君西湖。君方品茗三雅。

園。坐客已滿。予覺君小異。執手問訊如故交。及君至海上。予集友宴之。數十人。皆一時知名士。文芸閣廷

式後至。予亦囑覓諸坐上。芸閣一顧即得。吳彥復歐

陽石芝繼至。亦然。金君不凡。故易識也。時聞者皆傳

爲美談。憶昔唐佛塵

才常

沈愚溪

蕤

至杭見訪。余侍

父立柳堤。唐君一見即呼曰。金君是耶。亦可異。客去父曰。唐君顧盼非常。必立功名。恐遭非命。沈亦似不

能免。後庚子起義。唐君果於漢口被害。時余下榻滬上。唐寓得報大慟。未幾。沈君亦杖死北京。果皆驗。

聽宣

殿試後。傳臚發榜。時兩宮駐蹕南海。群集西苑門聽宣。其前十卷進呈者。已微有消息。辰初。入苑門排班。遙望曲橋。衆擁宣旨官至。引三鼎甲伏候。跪謝恩。禮畢。即散。以在苑囿。不復上殿傳臚也。

讀卷閱卷大臣

殿試派讀卷大臣八人。復試及朝考。各派閱卷大臣八人。傳閱試卷。排定甲乙。以前十卷進呈。聞是科。初以朱汝珍卷列第一。及發下。則第一爲劉春霖。而朱卷第二。餘卷亦有更動。謂由欽定。實則卷上或隨手翻閱。次序微亂。發下時。即據以爲定。不得擅易。一甲二甲。出入在此頃刻間也。

王文勤公

王文勤公文韶。爲讀卷大臣。亦稱老師。余往謁。頗獎勉。稱爲奇才。其後保送御史及外務部。皆出公意。時爲大軍機。每晨入直。輿前導以大燈。繪一王字甚巨。一覽皆知。或以黨人方謀炸刺貴要爲言。勸去燈字。公曰。予和平處世。衆莫與仇。正懼誤傷。故特顯著姓字以示人耳。亦趣言也。

榮文恪公

榮文恪公慶。爲讀卷師。直軍機。余往謁。門者數約時日。而又數阻之。余怒斥。大聲達內。始請入見。遂未及登履歷冊。時與張文達同管學務。頗傳有意見。余勸以和衷。公不能納。後李柳溪師爲學部侍郎。以余名請調部。久不發。有問榮公子者。則謂因門生籍中未見其名也。蓋仍以昔日怒斥門者爲忤耳。

徐東海

徐東海

世昌

亦閱卷師。謁之。局度頗宏達。論朝局。多

自負語。亦蒙相引重。巡警部初立。即調用。後隨至東

三省。爲籌八旂生計。興學校。建工廠。勦屯田。設農官。

皆使得行其意。及還朝。猶以手書相慰勉。入直軍機

時。余曾說以救時大計。師慨然曰。假以時日。必可得

當。而不意政局屢變。大亂已在眼前矣。

張侍郎

張侍郎仁輔。亦閱卷師。辦豫學堂。章一山介余爲

規畫。始進謁。樸實如老儒。所言皆修身立己之要。時

貳兵部。因杭旂裁餉事。請挽回。恤兵艱。師慨允設法。

爲總部務者所阻。後轉副都御史。以母病假歸。遂請

終養。太夫人旋病歿。壽已九十矣。未百日。師哀毀遽

卒。孝哉。

孫文正公

孫文正公家鼎。李姚琴師出其門下。帶見太老師。遂以小門生禮進謁。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公正色立朝。遇事持大體。戊戌政變。己亥立嗣。皆造膝密諫。而外間不知。有責以大義者。公唯唯而已。不媿大臣。初見。默對久無言。徐徐始詢家世言行甚詳。終乃勉以事君報國之道。無一語及私也。

引見

朝考後。引見授職。時兩宮方幸頤和園。衆集園門。由閣部帶領。分班引見。每二十人爲一排。左右各一部員押班。入伏殿陛下。各自報名。畢。起。魚貫出。旨下。各賜出身。并分授翰林部屬中書及知縣等職。聞皆先由樞部擬定。開單呈覽。硃筆圈定。絕少更動。不似前朝之概候欽點。無定次也。

宮門抄

宮門抄。日出片紙。凡兩宮起居。召見引見。上諭廷寄。各署值日。奏事請假。莫不備載。每晨必發。風雨無阻。雖字跡模糊。不免舛誤。而朝罷付印。俄頃之間。五城皆達。亦難能也。聞字皆泥板。隨刻隨印。故至速。各省有轅門抄。大致亦同。

朝報

朝報與宮門抄略同。增以奏摺。凡發抄者皆載。日常十數頁。加黃紙面。成小本。不待午即發。時促字多。尤爲不易。而終歲無誤。原稿例由內閣抄發。員書數十人。候奏事摺下。迅繕歸檔。別備一分付報房。亦係泥印。時有用聚珍木字者。反不如舊法之捷。其後改內閣官報。專官設局。本日諭奏。常待隔日始得見。亦不如舊報之速也。

摺紳

摺紳錄。詳載京外大小官員銜名籍貫。分四季印發。隨時填改。文職由吏部抄發。武職由兵部抄發。歸榮祿堂書舖印售。實與部吏勾合營利。衆取其便。皆爭購之。故銷行甚廣。時又有榮祿堂。亦影射爭利。未幾。改爲職員錄。由官發行。而舊摺紳備考掌故。與古籍同珍。書肆常索直至數金數十金也。

報館

時北京日報方新刊。銷行未廣。衆皆閱天津大公報。爲吾友英斂之華荆設。余亦曾參筆政。風行一時者也。斂之北方學者。質直好義。有卓識。主持公論。爲中外所重。與余交最深。久而敬之。數十年如一日。余之識斂之。則馬湘伯先生良所介紹。猶在庚子前也。余初至京。斂之爲介數友。以報界中人爲多。朱季鉞。即

辦北京日報者。杭辛齋。彭翼仲。辦白話報。張展雲。辦女學報。廉南湖泉。設開明書局。多與報界往還。余戊己上書。幾遭不測。南湖夫婦。頗爲奔走。斂之告余始知之。至可感也。又汪穰卿同年。辦一京報。以大幅裁疊成小頁。便車行瀏覽。頗特別。消息亦頗靈捷。後以瞿大軍機。被劾。暗通報館。陰結外援。遂飭封閉。即指此報。實同列借題陷之也。

工藝局

工藝局。在玻璃廠甸內。爲黃慎之殿撰思永辦。專造景泰藍各器。頗精美。馳名中外。時稱提倡工業者。必首黃狀元。而張季直謇名猶未顯。迨數年後。張興業於南通。有聲有色。而黃乃無聲無臭以歿。今言實業者。幾不知其人。亦有幸有不幸也。黃子慧中。號秀伯。亦擅才名。今工藝局早廢矣。

進士館

進士館。在太僕寺街。凡進士內用者。皆須入館肄業。仕學館亦附設於後。故人數頗多。癸卯甲辰兩科同年。朝夕聚處。常笑談爲樂。余自額其宿舍曰斗室。出入最盛。各爲品題。若者宰輔。若者督撫。若者卿貳。若者監司。同人常笑指余室曰。入斗室。如入小朝廷。百官公卿。人才無不備也。湯同年化龍。厚重不輕言笑。

一日謂余曰。君日指目同輩。而未聞自置何等。殆將以帝制自娛耶。譚組庵則曰。君霸才。當王海外耳。非中國所能容。余笑斥之曰。殆排滿耶。後組庵五十徵詩。方執黨國政。余有句曰。吾自著書君治國。百年再看孰功多。復函猶引同館時語爲笑也。徐季龍同年謙。在館勤學課。嘗以教學事陳意見。管學榮文恪。斥爲越職。謂將參劾。徐乃自請出洋。遂定畢業遊學之

令。全館皆赴日本。余獨未行。赴日者期年即歸。各有
升遷。甚優也。葉玉虎恭綽李道衡文權諸君。皆仕學
館員。亦稱同學。兩館皆停。後改法政學堂。其舊址也。

批本處

內廷批本處。在懋勤殿之右。舊司題本。自改題爲奏。
已無事可辦。閣院兼差。特以內廷行走爲榮銜而已。
余奉派批本處行走。例須至軍機處。謁見王大臣。定

制。非直軍機者不得入。率見於簷下。王文勤患重聽。余乃高聲答問。出遇一人。謂大聲徹屋。非禮。如在嘉道以前。當得參處矣。余亟惶恐而退。竟未及問此何人也。

懋勤殿

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下。舊爲內廷待直之所。謂康熙嘗讀書於此。詞臣供奉。稱懋勤殿行走。批本處與

之相連。余時至其間。相傳戊戌年議開懋勤殿聽政。未及行而政變作。聞內監謂四章京參預新政。帝下朝後。嘗蒞此召對。內存圖書字畫頗多。謂歷朝所積。非近時物。批本處所存多舊檔。謂係紅本。均未敢擅啓視也。

奏事處

內奏事處。在批本處南。由內監管理。內外摺奏。皆歸

収發。時太后訓政。寅初始達內殿。后起乃進覽。帝入請安。侍立。太后偶亦指一二事示帝。非指示不得逕翻閱也。閱畢。交軍機。而兩宮徐出臨朝。召見臣工。先外起而後軍機。軍機王大臣。於此頃刻間。互速傳閱。略擬辦法。以備顧問。倉卒常不及盡覽。敷衍應對。國事如兒戲也。奏事處南屋。相傳爲魏忠賢直房。或謂即今敬事房也。

軍機處

軍機處在隆宗門內北屋兩間。既窄且暗。四圍皆炕。爲軍機大臣坐處。軍機大臣無定額。至少四人。一領袖爲當家。一須熟朝章者備顧問。一嫻文筆者專撰擬。一年較壯而歷練者供奔走。時慶親王領軍機。醇親王副之。合已六人。坐皆滿矣。軍機章京在南屋。亦無定額。列朝勤政事。軍機僅事承宣。久無實權。惟恭

忠親王議政時。略可專斷。卒爲慈禧太后所罷斥。故近人論軍機。嘗以權位勢利四字評之。謂恭王初議政。可稱有權。迨罷後復起。及禮王入直。僅保位而已。榮祿善於迎勢。而不能阻拳亂。足見其難。至慶王惟知爲利。愈趨愈下。更無論矣。軍機處相連。爲內務府辦事處。余後爲內務府大臣時。已連而爲一。而屋內如故。咸豐御書同寅協恭額猶存也。

軍機轎班

京中常見有乘坐四人大轎者。亦有定制。惟王公大臣始得乘坐。餘不敢僭也。有以轎班喻軍機者。頗足發笑。前記軍機大臣。至少四人。召見時。跪次有定。首爲當家者。專奏對。衆謂之軍機面。謂其獨得面子也。則以喻轎班前一人曰。揚眉吐氣。次爲備顧問者。非指問不可越對。謂之軍機嘴。則以喻轎前第二人曰。

不敢放屁。再次爲執筆者。專撰述而不得問意旨。謂之軍機手。則以諭轎後一人曰。昏天黑地。未爲供奔走者。謂之軍機腿。則以諭轎後末一人曰。趨炎附勢。可謂刻畫入微矣。又京城地大而路遠。轎班行數里。常待易人。故每轎必備二班。輪流替換。而軍機章京。亦分班輪直。則亦以之爲諭。一曰走肉行尸。一曰醉生夢死。謔而近於虐矣。

政務處

政務處。改會議政務處。余派爲委員。司章奏。凡內外奏陳新政事宜。均交處議。每逢會議。各王大臣有兼政務大臣者。均到。時慶親王爲領袖。議時。各不敢多言。偶發數語。率視慶王意旨而定。常無決議。惟由主稿者。揣摩附會。擬稿奏復。及送各大臣畫閱。此是彼否。輒又囑主稿者竄改。常有參差矛盾之處。余建議。

凡有交件。分類提議。並先由處簽擬辦法。附繕於後。以待采擇。庶提綱挈領。事有歸束。而總其事者不以爲然。則曰。旨交王大臣會議。豈處員所敢擅擬耶。於是政務會議如虛設矣。余亦不常到處。初政務處附設內閣。就大堂。聯長案爲議席。後改於傳心殿直房。而兩宮幸園時。則嘗假朗潤承澤各園會議。爲從直諸臣之便也。

廢科舉

乙巳年。政務處議准廢科舉。始命停止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由袁世凱端方及張之洞等各疆臣所奏請也。中國久行科舉。清承明制。以八股文取士。康熙年。曾改策論。未幾仍復舊。至光緒辛丑。命自明年爲始。鄉會試等均試策論。不准再用八股文程式。壬寅癸卯甲辰三科。均行新制。至是命停考試。科舉遂

廢。余乙未入學。壬寅中舉。甲辰成進士。可稱八股秀才。策論舉人。末科進士。此亦科舉叢話也。先是久傳議停科舉。王文勤公力持不可。及公罷軍機。未逾月。而袁端連合各疆臣。奏上邀准。人皆訝之。新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凡由學堂畢業考取合格者。給予舉人進士等名目。又考試出洋學生。亦賞進士舉人出身。雖仍沿其名。已非復科舉之舊矣。

大學堂

大學堂。在後門內。舊爲公主府。乾隆時和嘉公主賜第也。內城不得建樓。惟府內有樓。可與宮闈相望。改大學後。藏書於此。稱藏書樓。時李柳溪師爲監督。約余任提調事。改學制。整堂規。並開運動會。中國之有運動會。實自此始。京中各學堂均蒞會。各國賓使。亦偕至參觀。學生均易校服如軍衣。而余等仍舊衣冠。

翎頂袍褂。周旋其間。已覺不類。尤可笑者。職員賽跑。余亦加入。衣冠奔走。真可入笑林廣記矣。會後餘興。復演電影。亦爲北京有電影之始。而端宅電機炸裂一案。尙在其後。又事竣。宴謝外賓。在六國飯店。歐客醉飽。輒起跳舞。又爲京中有跳舞之始。運動跳舞及電影。在今日爲最摩登事。而當時皆發端自我。豈非笑談。

大學師生

古重師生。自改學制。無復師生之禮。大學初立。諸生尙循謹。尊教職員爲先生。而自稱學生。其署受業者。不多見也。李柳溪師爲監督。頗整飭。事必躬親。初日本總教習服部宇之吉。時預課外事。漸亦就範。與士大夫往還。常研究中文。著有大學講義。後學部爲奏獎賜進士。實爲異數。其國亦推爲博士。稱通漢學。林

琴南紆。以未主國學爲憾。余請延之教國文。陳介石黼宸。初授史學。管學者以議論激烈辭之。余亦請復續編歷史講義。江翊雲陳蘭生江亢虎諸君。初自海外歸。皆爲教習。而學生則吳景濂梁鴻志等。頗露頭角。大學原分本科師範爲二。先後畢業。曾同聚話別。琴南爲繪圖。而同人皆有題詠。裝爲巨冊。一時稱盛。不知今尙存否。

景山

景山俗稱煤山。大學堂在其東。時景山官學改小學。余等往觀。遂登山。有樹半枯。傳爲明崇禎帝自縊處。山前爲綺望樓。山後爲壽皇殿。南響如太廟制。恭奉列代御容。歲時瞻謁。每至重陽。則請出抖晾。乃後竟有散失者。余見康熙南巡圖卷。高三尺。長至十丈。所繪爲回鑾。自永定門至大內。宮殿鑾駕。街市人物。如

前門大街珠寶市荷包巷均全。制度風俗。皆可考見。中繪聖祖御容。見者肅然。盡出名筆。而補景則爲玉石谷。歎觀止矣。又有雍正御容賜茶圖。繪蒙古王公歲朝賜飲奶茶典禮。跪伏八百餘人。面各不同。衣冠尤盛。必出郎世寧手筆。皆壽皇殿舊藏也。又同時流出者。尙有祀天圖。繪天壇祀天大典。中有乾隆御容。尤爲莊嚴。聞已以萬金歸之美人矣。

太廟

大廟在午門東。清初始建立。而尊稱盛京太廟爲四祖廟。奉列祖列宗暨各后神位。並供玉冊玉寶。正南門外。有橋臨御河。後臨荷池。樹木茂密。百鳥爭鳴。玩鳥者。晨持籠立隔河。使鳴聲相應。謂之溜鳥。中多灰鶴。悠然水濱。又有喜鵲。集噪於上。稱神鵲。聞庚子前。忽群飛不至。識者即慮兵災。果有拳匪之亂。亂後雖

復集。亦不及昔年之盛矣。又玉寶亦有散失者。曾見孝恭仁皇后及世宗玉寶二方。方各五寸。碧玉龍紐。滿漢合璧。爲吉林宋鐵梅所得。余得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亦庚子年所出。聞同時尙有太上皇帝之寶一方。盛宣懷購以重金。裝潢進呈。蒙厚賞焉。余後又得廣運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及乾卦玉璽。澄心堂牙章。大小十數方。皆希世之珍也。

警察廳

北京初設工巡局。自巡警立部。後改民政。始設警察廳。內外城各設廳丞。余知左廳事。專管東城。定戶籍法。頒衛生令。並行地方自治。中國之有地方自治。此始。庚子後。外商於使館界外。強設洋行。據約禁阻。東長安街東南。毗連使館界。各畫有空地。不得建築。而主權仍屬我。久爲使界巡局所侵。力爭收回。時蕭

親王爲民政部尙書。趙智菴秉鈞爲侍郎。遇事常有
 諮詢。肅常微服乘煤車。夜出巡查。親貴或故犯警。趙
 佯作不知。飭警拘罰。而復自往謝釋之。故警令得行。
 一日。有某貝勒車。違警疾馳。余立拘之。謂將送宗人
 府。某避去。而責之部中。肅趙乃索車送往。並謂金君
 強項。幸毋觸其令。自此某某等之車馬。皆不復疾馳
 於道矣。

東安市場

京城向無市場。肩挑負販。沿街叫賣。頗爲擾雜。余飭警區。就東箭道設市場。名曰東安。招各販群集一地。板屋草棚。聊蔽風雨。初僅菜市。未數月。百貨雜陳。竟成市集。商賈皆至。願受一塵。乃准領地建房。各設店號。日盛一日。詳定規章。增警專管。並委陸警官震管理經營。遂成東城鬧市。此爲北京有市場之始。

圖書館

圖書館。設於東安市場之南。開園建屋。植樹種花。藏書略備。新舊兼陳。舊者傅君雲龍遺書。由其公子范初假閱。新者爲商務印書館孫君伯恒_壯捐贈。並籌款增購。雖具規模。此爲京師有圖書館之始。後以市場日盛。尺地寸金。拓及園館。遽致撤廢。時余已出都。亟函主者飭止。已不及矣。

道 差

道差者。蹕路所經。平治洒掃。各加黃土。並嚴檢查。爲警廳之責。時兩宮常幸頤和園。太后自園歸。皇帝應在園門伏送。復問道疾馳。至西直門倚虹堂伏迎。仍俟太后暫憩登輿。再疾馳至宮門迎候。余等常飛騎先驅。與御輦爭馳。不復顧也。或傳帝常在輿擊鼓示緩急。實出誤傳。僕僕迎送。何暇爲此從容遊戲耶。

御輪

太后往來頤和園。有時乘小輪船。由高粱河行。稱曰御輪。自倚虹堂至萬壽寺。各設馬頭。備上下水道。不過十里。設備甚周。其輪舟即海軍處所進者也。西苑三海及頤和園。亦備有小汽輪。並設船塢。皆由內務府派員與內監承差。惟司機者則另外雇。亦賞給頂戴。與官中人同也。

三 海

三海即西苑。時兩宮常終歲留西苑。以大內祖制嚴。起居有定。不若西苑便也。每逢大典。朝會祭祀。早還宮。而午復臨習。以爲常。太后於頤年。殿聽政。殿在中海。凡入直王大臣。備有乘船及冰床。非特賜不得用。與紫禁城騎馬坐轎。同一榮典也。帝居瀛台。台臨南海。不得隨便出入。初以補桐書屋爲書房。後亦不得

擅往。補桐書屋。距瀛台不遠。舊爲高宗讀書處。有桐
先枯。高宗手補其一。即以名屋。繪圖題詩。迭有歌詠。
此圖後爲余所得。今尙存。中海有橋。可達苑門。北海
橋曰金鰲玉蝀。爲自西安門至西華門要道。雖爲禁
地。亦許通行。自兩宮久駐。遂嚴阻閉。人欄入矣。余嘗
於中元日。入觀蓮燈。適太后驟至。不及避。同直者囑
恭立毋少動。太后似一瞬而過。亦未問也。

電燈房

北京初設電燈。光弱不明。家各備油燭。以電燈爲裝飾品而已。而宮內別設電機。光耀如晝。稱內廷電燈房。西苑三海及頤和園。分設兩機。而大內仍不准用。以非祖制也。凡在電燈房當差者。限制甚嚴。不得隨意出入。時無線電方新發明。而宮中已有進呈者。小機全份。方僅數尺。試驗時。兩宮皆臨視。頗贊異也。

內廷供奉

內廷演劇。向有昇平署承直。咸豐後。始常傳外伶。太后幸園駐苑時。傳召尤頻。榮其稱曰。內廷供奉。時由那中堂桐誠。內卿璋爲戲提調。內監外伶。每多齟齬。周旋兩者之間。余曾目睹。屈膝調停。欣欣然。殊不自以爲媿。那常笑對人曰。今日又坐蠟矣。衆皆戲稱爲坐蠟中堂。甲乙爭端。聞此輒一笑而解。

請 安

請安者。俗禮屈膝致敬也。有雙腿單腿之別。屈雙膝曰雙腿安。凡臣見君。奴見主。卑屬見尊親行之。屈一膝曰單腿安。凡尋常相見。不論尊卑皆行之。清初百官見王公貝勒。皆跪安。雖大學士不能免。其後權臣如鰲拜等。亦僭此禮。始諭禁。禁雙安也。而單安如故。余總警務。諭阻員司不得屈膝。而習慣成俗。終亦不

克盡禁也。按漢書東夷傳。高勾驪。跪拜曳一脚。與請安正同。然則此俗由來久矣。雙安必沿於跪拜。然其形狀實相異。跪拜以屈伏爲敬。而雙安僅屈雙膝。先左後右。垂手而直其躬。惟必俟尊者頷受始得起。其謙下者或雙手作相扶狀。曰接安。傳聞德宗每入跪安。太后常置不理。乃長跪以待。往往至不能起立。困頓甚矣。余之不願見人請安。亦以此也。

闊

京中舊習。自王公以至優伶。車馬衣服。矜奇爭艷。莫不以此自豪。謂之曰闊。余在京時。風氣漸改。已不及昔日之奢華。而積習未除。競尙新樣。某貝勒黑衣排扣。自駕雙輪馬車。招搖過市。見者歎爲妖孽。謂昔日所尙。朝衣朝冠。必求其正。榮文忠公祿以衣式稱於時。每日趨朝。常視御服爲轉移。日易一衣。歲不相復。

立山繼祿。冠服翎頂。互誇精麗。各守正軌。亦不似今日之甘趨下流也。吁嗟闕兮。不我活兮。言之若有餘痛焉。余後得一玉翎管。色嬌艷。曰燒猪皮。爲榮氏故物。又一珊瑚頂。色紅潤。曰孩兒面。爲立氏故物。偶一飾用。光采逼人。衆自不期而皆趨視。余厭其煩。至不復敢常御。眞奇品也。又見一冠頂。爲雞血石製。色正紅。配以全翠管。堂皇甚矣。尤奇。

大公主

大公主。恭忠親王奕訢之女。爲慈禧太后所寵愛。加封榮壽固倫公主。故稱大公主。下嫁額駙志端。賜第安定門街。稱大公主府。日侍太后。出入乘宮車。遇者皆避道。喧赫一時。京城內外。無不知有大公主也。而文宗皇長女榮安固倫公主。下嫁吾家一等雄勇公額駙符珍。亦稱大公主。其聲勢不如榮壽之盛也。時

日入侍太后者。爲榮壽大公主。乃醇親王載灃之福
 晉瓜爾佳氏。福晉爲家文忠公榮祿之女。文忠夫人。
 與老醇王福晉那拉氏。爲姊妹。皆慈禧太后妹也。那
 拉福晉。即光緒生母。瓜爾佳福晉。即宣統生母。太后
 兩擇嗣統。皆歸醇邸。蓋以此也。同時入侍者。如繆太
 太及裕庚之女德菱等。皆後先出入。其數十年不離
 左右者。惟太公主一人而已。

繆太太

繆太太。名嘉惠。號素筠。以工繪事侍太后。常爲代筆。衆皆稱曰繆太太。初太后傳旨。命江浙織造。選保命婦善畫者入侍。江蘇織造保送一人。即繆氏。浙江保送二人。一爲王韶。號冬青。一爲吾姊畫梁。號織雲。吾姊畫學南田秋岳。無脂粉氣。頗擅名。適病歿。不克應召。惟繆王二人同入直。稱女侍從。禮遇雖優。而宮中

繁費。不足供應。皆以爲苦。數年後。王不能支。先乞假歸。而債家群索無以應。竟仰藥死。官不敢上報。久漸爲太后所聞。待繆較厚。繆又自售畫。衆慕女侍從名。索者日多。繆恃此以周急。始免窘迫。購屋後海。傍醇邸以居。終其身侍太后。不敢自逸。亦不可多得者矣。凡流傳御筆。筆勢生動者。爲太后親筆。而較拘束者。則皆繆所代也。

肅親王

肅親王

善者。

自號偶遂亭主。好客。頗延攬。雖出入其

門者不盡端士。亦難得也。王聞余至京。即屬樂小髯

同年

守綱

車迂。降階執手。稱曰識時俊傑。並令世子

出見。後以民部參議奏保。一日。偶論謚法。余首舉文

忠二字。王乃呼余爲文忠公。王好戲謔。喜演劇。飾武

生。勇捷過楊猴子。常以此自豪。余每諷之。王輒曰。文

忠在坐。使人不樂。然終不失禮意也。王書法秀媚。工小詞。客嘗以人淡如菊屬對。王應聲曰。后來其蘇。其捷巧皆類此。太后嘗疑其用人太濫。責曰。善耆與黨人通。至厲聲呵之。不能自辨也。又王有妹。知新學。辦女校。常出演講。實開女子演說之風。香山靜宜園。即由其與英斂之夫人淑仲女士。瓶立慈幼院。時頗以開通稱焉。

張文襄公

張文襄公之洞入都。余往見。論歷朝相業。公頗稱張江陵。余曰。不如張留侯。而留侯之默籌調護。猶不如張東之之慷慨反正也。公忽鬚髮怒張。目稜稜如有電。數視余。欲有言。終默然。霽顏而止。後聞謂人曰。此年少。膽大有深心。吾慮其將以言取禍也。余謂之撫然者累日。

鹿文端公

鹿文端公

傳霖

在軍機。遇事尙持正。以慶王好貨。常

阻人致賄。並告王曰。某人某缺。欲有所孝敬。吾以王

爺不要錢阻之矣。然此缺非此人不可也。王不得已。

輒屈從其請。惟查辦貽穀一案。時論頗譏之。貽穀與

樊增祥。昔以才巧佐榮文忠幕。榮重貽而輕樊。貽又

嘗面折之。樊故假案示報復。而鹿實受其欺也。

李蓮英

李蓮英。世皆指爲巨姦。而見人卻頗盡禮。余在批本處。李每見。必請安問好。行必讓道。坐必側席。凡遇士大夫皆然。不似衆奄之傲慢也。善伺太后意旨。假喜怒以作恩威。因緣爲利。故衆皆趨之。余藏有太后手寫心經。前繪太后像爲觀音。後繪李像爲韋陀。別見照像亦同。則近乎非禮矣。

高老道

高老道。白雲觀住持也。與李蓮英有連。能通聲氣。奔走者爭集其門。高講修煉。謂有點金術。問其秘。終不言。或曰。此能富貴人。不較點金勝耶。高嘗進金丹。時自詡曰。李總管獻何首烏。其功不小。然亦金丹力。故太后老而不衰。能駐顏且健步也。高每入城。必寓萬福居。特爲留靜室。萬福居。飯館也。以此得名。

袁項城

袁項城

世凱。

參觀豫學堂。其鄉學也。余始見之後。袁

屬趙智菴。約再往見。適榮竹農勳在坐。竹農。榮文忠

之女夫也。袁乃詳述文忠功業。似向余爲解說者。以

余昔上書頗責文忠也。竹農出謂余曰。項城今闕矣。

昔年日侍文忠門。出入爲我點班。今殆忘之矣。點班者。侍從遇貴客出入。群直立以致敬。官場舊習也。

岑西林

岑西林

春煊

至京。余異其人。高嘯桐先生

風梧

介而

往見。與之言。每及一人。必罵不絕口。一若舉世無可
許者。余大失望。嘯桐謂可與有爲。特氣浮。宜以靜鎮
之耳。岑初見太后。力參慶親王貪庸誤國。爲慶所惡。
而慈眷尙佳。岑又連劾袁朱等。衆皆不安。太后亦厭
之。遂復出督兩廣。又久不能抵任。鞅鞅甚矣。惟議駁

鐵路國有一事。頗有先見。初張文襄奏請鐵路國有。交郵傳部議。歷任皆置不復。岑長部始奏駁。議乃寢。否則亂機早發。不待辛亥矣。嘯桐初在杭州林太守啓幕。以經術佐治。興學校。廣蠶桑。遺愛在民。杭人士既爲太守築墓孤山。復設林社。歲集祀。迄今不衰。嘯桐爲岑所重。累保入覲。訪余京邸。頗爲政局憂。旋以知府分桂省。守梧州。歿於官。與林皆稱賢太守者也。

汪大頭

余入都時。汪大頭早不登台。次歲。忽傳在打磨廠福壽堂清唱。晨至即滿坐。人各一金。咸忍飢以待。近暮。汪始至。衆屏息不聞唾咳。靜聆其唱。聲不甚宏。而沉著頗動聽。余不解音曲。但覺入耳和而肅。不似譚調之靡靡已甚也。遙睹其貌。亦瘦削無復大頭狀。後即聞其去世。此次成絕唱矣。

王 一 峰

王一峯。瞽者也。精單弦。能象萬物聲。惟妙惟肖。稱絕技。余嘗問其術。王曰。得於心。應於手。一旦豁然。自亦莫明其妙。殆天授也。王雖操術微。而頗自矯矯。凡像姑堂子及妓館。即招以重值。亦不應。及項城當國。聞嘗召之入府。竟亦拒不往。後病死海上。或傳其以宿倡得惡疾。不足信也。

想九霄

想九霄。即名伶田際雲。京中首演時事新戲者也。時吾杭旂營惠興女士。以殉學死。世皆悲之。余既合同鄉京官。奏請恤表。京外士紳。遠近追悼。余友張展雲。爲編新劇。田伶慨願扮演。自飾惠興女士。情詞哀激。觀者垂淚。鄉友貴林。來京募捐。一日集數千金。携歸建立惠興女學。田之力也。貴林即辛亥在杭被害者。

某相士

某相士。遊京市。論命相。稱奇驗。肅親王微服請相。某遽曰。論相必王公也。然難免破家之禍。有示以德宗八字而不明言爲誰者。某曰。論命當窮餓以終。告以此今上也。某竟不信。後以相項城。當稱帝。聞被毒死。某初寓西河沿關帝廟。余往訪之。某謂命與于忠肅同。而貌亦相似。初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又謂平世位

不過公卿。而世亂則當出將入相。且謂終不免於天殛。以其怪誕不經也。余遽舍之行。彼此均未問姓名也。余後見秘抄歷代名人生命冊。于忠肅果亦戊寅生。而注曰。名震天下。老而不祥。爲之懔然。又吾父生時。先大父夢金壽門來謁。故小字曰壽。及暮年得冬心。自畫小像。貌與父同形神逼肖。而吾父書畫。筆意亦類冬心。然則轉世再生之說。果可信歟。

炸彈

初命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及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政治。臨行至正陽門車站。遇炸彈。載澤紹英均受微傷。乃折回。余友薩季謙薩圖爲隨員。傷左足。醫治逾月始愈。此爲北京炸彈第一聲。談者色變。廷議始設巡警部。司偵察。說者謂吳樾一彈。未殞一人。乃造成新官一大部也。徐既超授尙書。

紹英不能行。乃改尙其亨李盛鐸。會同前往。設考察政治館。命王大臣籌定立憲大綱。余曾采列朝聖訓之合於憲政者。成憲政條議上之。實爲中國言立憲之始。次年。各大臣考察回國。條陳仿行憲政。始宣示預備立憲。而端大臣方自歐州帶回電影機器。試演其宅。汽鍋炸裂。傷震數人。全城爲之驚駭。此亦炸彈之餘響也。

革命排滿

炸彈後。朝命各省嚴禁革命排滿之說。而湖南瀏陽。江西萍鄉。會黨先後舉事。爲官軍所敗。此爲革命起事之始。旋諭禁京師開會演說。及學生干預政治。又命妥議化除滿漢畛域。籌畫各省旂營生計。立變通旂制處。皆爲消弭革命排滿也。余曾條議變通旂制大綱。以生計爲主。後至奉天。逐漸實行。惜已遲矣。

禁 烟

初諭禁鴉片。定期十年。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頒行禁烟章程。頗示嚴厲。並派恭親王溥偉等。充辦理禁烟大臣。凡大小官員。均須調驗。趙智菴侍郎。獨奏明向有嗜好。自請開缺。廷諭嘉以不欺。給假戒除。以示優異。時設調驗所。調入驗戒者頗多。飾僞欺詐。醜態百出。官體蕩焉盡矣。

孔廟大祀

孔子升大祀。改廟制。皇帝親臨丁祭。余以警蹕隨駕出入。是日大雨。衣冠盡濕。幾不克成禮。爾年久傳聖躬不豫。祭祀大典。常遣代。偶有躬親。每出宮。非雨即風。天若故厄之者。衆皆以爲非吉。帝步履急。自階上下。又不令左右扶持。層階雨滑。疾趨而行。每一舉足。余輒爲心驚。而遠侍莫能自竭其力。徒志恐而已。

石鼓

石鼓在太學。即孔廟大門。左右護以木柵。仍得入觀。任人撫摩。殘蝕已多。文字幾不可辨。必善手始能精拓。時雖有禁令。而私拓者如故也。歷代進士題名碑。植立如林。亦鉅觀。石刻十三經。相傳和珅私自鑿改。余細視字體。殊不見有斧痕。似不足信。其所謂下流之歸歟。辟雍園橋。蔓草荒烟。爲之歎息。

兩宮崩

戊申十月癸酉。帝崩。次日。太后亦崩。聞者疑駭。初。德宗早以病聞。仍日視事如常。先傳太后危篤。初未聞。帝病加劇。乃帝忽先崩。疑傳紛起。余後密問內監。始悉太后既病。帝須朝夕數問安。已不勝其勞。又以群侍太后。置帝不顧。遂致委頓不起。據聞帝氣絕後。左右始知。不識確否。嗚呼傷哉。

登極

宣統登極。余未在京。有人赴太和殿觀禮。見攝政王
擁上座。上泣啼不止。左右頗惶窘。王招近侍進一物。
上玩弄。始止哭。衆旣訝爲不祥。而又疑不知所進何
物。私問之。則廟會所售玩物曰虎小兒者也。相傳德
宗即位時。亦久泣。近侍奉以白棉一撮。即持玩泣止。
德宗一生受人欺弄如棉。而性復樂此。殆亦數歟。

監國攝政王

授醇親王載灃爲攝政王。並爲監國。清初。睿親王稱攝政而不監國。今體制較昔尤尊嚴也。頒行監國攝政王禮節。另編禁衛軍。由攝政王親統。並諭以欽遵遺訓。皇帝自爲海陸軍大元帥。未親政以前。由攝政王代理。攝政王日至乾清宮聽政。並召見臣工。皆賜坐。王頗自勵。思圖治。章奏皆親批閱。仿雍正硃批。示

精核。而苦不得要領。往往辭不達意。又爲諸貴要牽掣。遇事不復能行其意。衆皆失望。有入覲者。常坐對無言。即請機宜。亦囁嚅不能立斷。回憶太后訓政。皇帝不敢擅語。太后或令指問。亦匆匆一二言輒止。不敢及政要。而攝政王何所顧忌。乃亦如有禁格。識者早知朝政不能問矣。余嘗遇事進言。王頷首者再。似頗許可。旋復茫然如無聞焉。難矣哉。

親貴

攝政王監國。親貴用事。某掌軍權。某專財柄。某握用人。某操行政。以參預政務爲名。遇事擅專。不復能制。各引私人。互爭私利。某某爲監國所倚恃。某某爲太后所信寵。間有一二差明事理者。爲所牽率。亦不免逢君之惡。時又狃中央集權。兵事財政。皆直接中央。疆吏不復負責。內重外輕。時爭意見。國事不可爲矣。

立 憲

初定籌備立憲。以九年爲期。各省議員。要求速開國會。始命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而將各省代表。解送回籍。違者拏辦。時黨會思以立憲爲革命之漸。頗有隱謀。如能提前迅決。頒憲開會。以先機和緩。未嘗不可暫消隱患。然後再爲挽救危亡之計。余曾數數進言。而當軸疑爲人用。終不能納。亦末如之何也。

內閣大庫

內閣大庫。宣統初奏請清理。聞自明以來。從未啓視。內多明清二代舊檔及書志圖冊。而紅本與試策。尤爲整齊。清理時。不免流散。頗有轉展貽藏者。余後得殿試卷二百餘本。自清初至光緒年。歷朝均備。范忠貞公承謨一卷。最可寶貴。又有鴻博試卷。亦至難得。康熙前文字皆無定式。乾隆中始講字體。嘉道後。乃

嚴格式。各朝文字。自成風氣。一覽可辨。余別有考。余之試卷。爲劉翰臣同年啓瑞所得。後承相贈。至可感也。大庫清理竣。原議銷毀。嗣以內多要件。由學部移存國子監。後乃復移天安門。分裝八千麻袋。既設歷史博物館。檢出陳列。其餘視同廢物。竟以爛紙售諸紙商。余聞而追購。尙多珍秘。旋由上虞羅氏轉歸之德化李氏。今不知流落何處矣。余亦別有記。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藏翰林院內。自庚子後。經外務部向各國聯軍索回者。不足二百本。分裝二箱。光宣之際。章一山同年。曾見有乾隆年御題者。尤不多覩。後連圖書移貯購習所。遂多散失。陸文端公時爲掌院。令清秘堂追查。始繳上六十餘本。今存圖書館。聞翰林吳懷清。所收獨多。漸亦售之海內外藏書家矣。

皇史宬

皇史宬。在東華門外南灣子。尊藏實錄聖訓玉牒等稿。不得啟視。相傳永樂大典。嘉靖年曾錄副本。後亦藏於皇史宬。不知存否。時值送藏玉牒。余隨同前往。見屋製堅實。純以厚磚。啟牖加柵。不見有窗。中頗晦暗。非在事人員。仍不得入內。惟遙望而已。直班者云。中穴巨蛇。長數丈。然則地必潮濕。詎能久藏不損耶。

玉牒

玉牒十年一修。修竣。分藏盛京大內一份。派王大臣恭送。謂之牒差。自北京至盛京。由山海關大道。分十五站。稱裏七外八。沿途辦差。借資民力。騷擾殊甚。徐東海督東。適值牒差。時鐵道已通。遂奏請改由火車恭送。一切作正開銷。不准擾民。奉旨照准。由奉天旂務司籌備。余與榮叔章厚。實承其乏。特於皇姑屯建

巨厦。爲恭迎玉牒處。典制頗隆。此次係派禮親王恭送。率同宗人府及禮部員司。上下百十人。例應辦差。適館授餐。不免煩擾。雖力事撙節。亦開銷至數十萬。而較之歷屆牒差。尙不及十之一也。玉牒尊藏於敬典閣。不准私抄。每夏六月六日。抖晾一次。余輒錄其大略。輯爲簡表。與宗室王公襲次簡明冊。同時付刊。以便查攷焉。

奉天旂務司

徐東海督東。改定官制。分辦新政。而將軍舊署。所管八旂五部三陵內務一切事宜。則設旂務司。司使統轄之。與司道並列。其職權繁重。幾與督署相埒。余初至奉。即司旂務。東海內調。錫文誠公良接任。改司爲處。奏保總辦。略稱現充旂務處總辦某某。精明篤實。任事血誠。忠義天生。堪膺艱鉅。自上年總司旂務。規

畫經營。具有條理。就地籌款。興辦學堂。工廠及銀行等事。藉廣生計。成效昭著。建議遷旂殖邊。練兵固本。尤見規模深遠。實爲一時難得之才。該員由知府保道員。並以副都統記名。擬墾恩准留奉。仍充旂務處總辦云云。奉旨允行。余與文誠。向無一面。乃辱知遇。引參機要。原定五年計劃。實邊固本。以爲緩急之圖。而不意時不我待。終無補於大局也。

滿洲實錄圖

歷朝實錄亦分送盛京大內一份。藏於崇謨閣。自太祖以至穆宗。滿漢均全。惟穆宗實錄首套。滿漢各一。爲北京實錄館調取。迄未發還。余嘗登閣敬檢。見有滿洲實錄圖二套。繪開國事跡。自天女下降。至定都瀋陽。事各一圖。以戰跡爲多。凡太祖太宗御容。及費英東額亦多諸功臣。皆真像。山水人物。白描精極。爲

乾隆年重摹本。有高宗御題。謂舊藏實錄圖。恭摹二份。一藏北京。一藏盛京。惜原本不知存何處矣。每圖皆用滿蒙漢三體文。分注事略。與實錄所載。亦有異同。余曾錄有副本。方擬付刊。而原圖竟爲人私印牟利。又割裂多不合式。流傳不廣。亦憾事也。余原擬列朝實錄。一併付印。別有簡法。事舉而費不多。亦以此中阻尤爲悵然。

漢文老檔

崇謨閣藏有滿漢文老檔。向無人知。余始發見。而各錄副本。漢文老檔六冊。一載天命天聰年諭勅。一載孔有德尙可喜耿精忠等呈奏。及劉興治等函扎。一載范文程等奏疏。二載朝鮮往來國書。皆用高麗棉紙髮箋。字亦甚古。確爲原抄。所載尤多秘要。非滿文老檔所能比也。滿文老檔多至一百七十餘冊。有老

嚴格式。各朝文字。自成風氣。一覽可辨。余別有考。余之試卷。爲劉翰臣同年啓瑞所得。後承相贈。至可感也。大庫清理竣。原議銷毀。嗣以內多要件。由學部移存國子監。後乃復移天安門。分裝八千麻袋。旣設歷史博物館。檢出陳列。其餘視同廢物。竟以爛紙售諸紙商。余聞而追購。尙多珍秘。旋由上虞羅氏。轉歸之德化李氏。今不知流落何處矣。余亦別有記。

老汗王

老汗王。清太祖也。東三省士民。凡事事物物。無不歸美老汗王。如諺有關東三寶。人參鹿茸靮拉草。則曰。天生人參。爲享老汗王也。興京產烟葉。則老汗王所吸也。牛莊釀高粱。則老汗王所飲也。乃至一城一堡。皆老汗王所建。一盔一甲。皆老汗王所遺。凡有聞見。必盡歸美于一人而後已。其爲人民所愛戴。衆心歸。

往。至數百年猶然。古所未有也。相傳老汗王面貌似關壯穆。瀋陽及山海關一帶。多建關帝廟。神像有塑白面者。皆祀老汗王者也。蓋其時地猶屬明。而衆感其德。不敢私祀。乃公立關廟。以白面爲別。亦生祀之類也。得人之深如此。其興也不亦宜哉。瀋陽白面關帝廟。在城東。余曾往觀。其像與太祖御容果同。滿洲實錄圖。繪御容逼真。余有摹本。

清寧宮

盛京大內有清寧宮。爲太宗時寢宮。大屋圍炕。門闢於偏東。左隔一間爲內寢。外炕有大鐵鍋二。備煮肉。臨門則有大礮板一。備宰肉。而墻後則烟筒高矗。爲火炕出烟之用。窗皆糊紙於外。而以油塗之。防風雪。此純乎關外舊俗也。北京有坤寧宮。皆仿其制。聖祖東巡。以太宗所居。不敢復履。改爲神宮。歲時祭神。於

此行禮。有神盃神刀神鈴等物。神鈴最奇。謂皇帝臨祀。滅燭伏候。俄頃神至。則鈴自鳴。每祭不爽。亦奇聞也。高宗東巡。別建寢宮於西殿。曰繼思齋。屋方五丈。而隔爲九室。室不過丈。皆席地。中爲帝寢。而后妃分占其四周焉。室製旣異。又不用板壁。各以木格糊紙。而每室隔別。聲息不聞。頗見構造之巧。與清寧宮之質樸。迥不同也。

三官廟

盛京大內大清門左。舊有三官廟。相傳洪承疇曾被拘於此。近在宮門。妃侍或往窺視。遂有大妃說降之謠。實不足信。太宗初本無留洪意。後以洪自請降。范文程諸臣又奏保。始從其請。舊檔有奏稿可證。又何勞說降耶。乾隆年。因建太廟。始移三官廟於大南門內。賜名景佑宮。後爲青年會所占。碑尙存。

皇宮博物館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請盛京大內。設立皇宮博物館。攝政王硃批著毋庸議。遂作罷。初盛京大內。飛龍翔鳳二閣。貯列朝紀念遺物。磁玉珍異。及文溯閣藏四庫全書。皆爲國寶。余兼司典守。擬請清查整理。設立博物館。籌款繪圖。建樓築庫。以永保藏而廣展覽。中外聞者。咸樂觀成。乃議上而竟論罷。時皆惜之。

故宮書畫

皇宮博物館。既論罷。余仍擬清理藏珍。詳編目錄。乃先從書畫入手。延聘余鐵山大令重耀諸君。分任編審。仿石渠寶笈。擬定體例。逐件詳記。精次真贋。各加案語。凡唐宋元明清。分卷冊軸。約得四百餘事。彙錄成編。題曰盛京故宮書畫錄。又別摘要爲書畫記。憶當時檢閱至李北海書牡丹詩卷。僅有卷首及餘紙

而墨跡竟已中空。追究將興大獄。遂置不問。余後歸京。遇崇文勤公實後人。忽見失卷。謂係舊藏。崇氏弟兄先後任盛京將軍。文勤賢者。必不爲此。意其後人或得之市上耶。書畫記。曾載大公報。而全錄十卷。則爲中國書店刊行。余各有叙。又石渠寶笈。向無傳本。余由文溯閣四庫全書錄副。商務印書館所景印者。即吾本也。

希吉納

希吉納。英國名將也。曾任埃及元帥。老而鰥。愛磁成癖。自言視兵如子。而以磁爲妻。來遊中華。入覲監國。聞盛京故宮。多藏佳磁。請賜遊覽。特旨允准。並諭選贈二件。余得電頗爲難。故宮舊藏磁器數萬件。宋元明清均有。以康熙乾爲多。余方建樓陳列。外賓參觀。傳播海國。遂爲希吉納所垂涎。詎可任其自擇。取大

器重寶以行。乃先檢巨且精者百十器。移貯別庫。始導之入。希一覽無餘。即問尙有佳者藏何處。余答以無。則竟出照片指問。凡所移貯者多在。不識何侍何人所攝也。余仍答以不知。希快快。選小瓶小罇小盒各二件。皆精磁。蘋果綠。又稱雨過天青者也。尙欲別選佳者。余亟阻之。謂諭賜二件。何多取耶。希則以盒加瓶上。謂此一件也。復指罇口曰。此尙缺頂。余正色

曰此宮禁也。幸勿失禮。余亦考古者。奈何謾語。希赧然不能答。惟必欲強携六器以出。其狀如稚子得美食。愛之不能釋手。可笑甚矣。時鄧孝先邦述爲交涉使。亦陪觀。乃調停其間。已見希以二罇納衣囊。而手各握一瓶。小盒不能容矣。輒請偕見督帥定取去。錫文誠時爲總督。適梁燕孫士詒在坐。余等偕入見。告以故。錫向余決可否。梁曰。既有電旨。卽多取。亦祇得

許之。不可以細故失其意。錫始對客笑允。希大喜過望。亦歡然矣。余乃戲問之曰。聞君以磁爲妻。西俗皆一夫一妻。君何以多多益善耶。希喜甚。無他語。惟再三謝。挾以行。始終器不離手也。聞歸國後。爲其政府所知。竟以此罷官。而希尙引以爲幸。余亦幸藏其巨且精者。否則如康熙窰大花缸。高數尺。上繪萬里江山一統圖。倘竟任之流海外。豈不爲人笑哉。

遷旂殖邊

余籌八旂生計。擬議遷旂殖邊。先在長白山試辦。奏

明允准。派徐青甫

鼎年。

劉桐階

建封。

前往調查籌備。

設縣治曰安圖。第一次遷三百戶。均帶家口。戶各給田五百畝。屋三間。牛糧籽種。一切器具。莫不代爲製辦。送往路費。概由官發。旣籌旂計。兼事開墾。又顧邊防。一舉而得三善。實善謀也。遷往旂戶。賓至如歸。歡

聲載道。數歲生聚。皆得溫飽。其勤儉者。且稱小康焉。遂公議爲余立生祠。余初不知。壬子年。余至哈爾濱。爲遠東報主筆。有自長白來者。始告知。余賣文爲活。方將死餓。而忽有生祀。聞之不覺失笑。殆以福薄。不克生受香火。故不免絕糧之厄耶。又余知新民時。柳河爲患。余乃植柳培堤。送水入遼。數年幸不成災。衆旣以余名名堤。復爲立長生位。亦同時聞之。

天女祠

長白山。有天女池。爲有清開國聖跡。例須歲祀。而向無祠廟。旣闢地設治。余乃奏請遣員建廟。名曰長白山神之祠。俗稱天女廟。天女池。在長白山頂。方不過數里。而圖門鴨綠松花三江之水。皆發源於此。山水甚奇。曾派劉委員繪圖攝影。劉撰有長白山江崗誌略。而余亦取風景照片。製版成書。進呈御覽。長白山

後卽爲朝鮮。以江爲界。要隘也。劉委員嘗發奇論。謂當仿瑞士例。設獨立國。定國際約。各國皆不得侵略。以免後患。其用心蓋甚深且遠也。及辛亥革命。劉竟舉旂於白山。其名似曰大同共和國。通告中外。聞者爲之一驚。卒以無後繼。爲省軍所敗。劉亦南走。此一段建國小史。實在民國成立之先。知者殊少。故特爲記其略。閱者視作大槐一夢可也。

警衛軍

余在奉司旂務。擬練旂兵。而軍事別有主管。乃以守衛三陵爲名。由總督錫文誠公。奏明照辦。先成一標。余親自挑選八旂子弟。必學堂畢業者始得入伍。仿新軍制。而略加通變。數載訓練。頗著成績。見者至稱爲省城各軍之冠。紀律尤嚴。從無騷擾。商民皆稱頌不置。惜未能一試其戰略焉。迨辛亥兵變。省城駐軍。

內外相應。方抵東門。我軍原營門外。驟起擊之。亂兵出不意。皆驚散。省城始免糜爛。總督趙次帥爾巽立獎五千金。然以此爲諸軍所忌。遂改撥吳慶桐。調往南陽勦匪。臨陣殊勇敢。傷亡頗衆。戰功亦著。而積勞至師長及參謀長者。如陶經武。恩波。程廣新等。皆百戰餘生也。余後寓故都。時有造謁。且自願執門生禮以進。余亦不復辭。藉以慰其報本念舊之思焉。

內閣官制

辛亥年。頒布內閣官制。設內閣總理協理。及外務民政度支學務陸軍海軍司法農工商郵傳理藩各大臣。均爲國務大臣。直省諮議局。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請另行組織。呈請都察院代奏。奉旨以黜陟百司。爲君上大權。議員不得干預。不許。及武昌變作。始允取消內閣暫行章程。不以親貴充國

務大臣。嗣慶親王等。均自請罷斥。遂命袁世凱組織內閣。初慶親王領軍機時。僚屬皆仰其意旨。及載某等入閣。常攘臂爭呼。無復體統。慶親王嘗怫然曰。必不得已。甘讓權利於私友。決不任孺子得志也。故慶於袁之再出也。頗致其力。至是遂驗。於是袁世凱奉命組閣。盡斥親貴。議和遜位。禪讓之局以成。而皇族尊榮。同歸於盡矣。

憲法信條

武昌事起。鎮統張紹曾。率隊至灤州。忽連名電請實行立憲。政府大驚。即命先定憲法信條十九條。宣示天下。聞初擬直搗京師。所統二十鎮。原駐奉天。余在奉聞警。有人說其協標統某某等。星夜乘車至灤。逕脅以奉命代鎮。知衆心不屬。遂匹馬棄軍走。朝命爲宣撫大臣。赴長江一帶。宣布德意。京畿始得無事。然

以朝廷遽發信條。爲軍士所輕。卒啟軍人干政之舉。後且合詞請退位矣。

錫文誠公

錫文誠公。庚子年。請率隊勤王。中外共仰。自聞武昌之變。頗自奮發。余特至京謁之。有人爲畫策。由公自請重兵駐津滌。衛京畿。南北各軍。有不奉命者。即以兵定之。意在制袁。並起升允督陝甘。備緩急。廷議以

公督陝。召見決策。而樞要素賄八萬金。公作色曰。生平不以一錢買官。況此時乎。或謂正爲此時。不妨破例酬之。庶可救亡。公不顧。朝命竟改授熱河都統。謂備北狩。而公預保張錫鑾爲晉撫。聞致賄四萬。竟先得赴任。值此日此勢。當軸猶忍索金。真全無心肝者矣。公後臥病津沽。余時往視之。一日謂余曰。生不如死。昔日悔不從某策。相對潛然。

良弼

良賚臣弼。自日遊學歸。寓陶杏南宅。余即與訂交。後爲軍諮使。余訪錫文誠。並訪君。君力阻起袁。謂廢昌不足恃。議以馮國璋督兵武漢。連稱有辦法者再。乃袁卒起。馮卒爲袁用。而權貴皆畏蒞無遠志。君以一身撐拄其間。倉皇二月。袁遇炸未傷。而君遽被刺折其足。越日死。親貴喪膽。遜位議定。嗚呼。君其瞑哉。

趙次帥

趙次帥爾巽爲東督。聞鄂變。謀自保。余說之以入衛。時正克漢陽。趙輒答曰。漢陽已下。變局定矣。何必多此一舉乎。袁潔珊金鎧。其所信任者也。聞亦說之。則曰。策甚是。惜老夫非其人。若吾季其庶幾乎。指其弟爾豐也。爾豐已被害矣。趙以保境安民爲名。設保安會。自爲會長。召張作霖入省。以舊軍監新軍。嚴懲亂

黨。地方幸得苟安。而作霖之勢遂成。先假張錫鑾以去趙。繼假段芝貴以去張。卒驅段而自代之。作霖起於民團。增韞知新民。承將軍增祺命招撫之。故作霖頗感二增。終其身贈報不絕。而對錫文誠亦頗感服。則敬其廉直也。嘗屬余贈墾地百方里。錫謝不受。或謂與張景惠互易名。亦不確。作霖有兄曰作義。曰作孚。皆以作字排名。可爲證也。

馮男

馮國璋以克復漢陽功。賞男爵。故稱之曰馮男。初朝命蔭昌督師湖北。蔭昌昔遊德習陸軍。號知兵。實無識。時方籌備秋操。旂械略具。幸得成軍。逼漢上。久無功。意在觀望。易以馮。始克漢陽。期三日必復武昌。袁世凱連電召之回。馮志在立功名。怏怏謂人曰。奈何奪我侯封。爾時朝廷爵祿。猶足驅使人也。而袁世凱

錫一等侯。辭不受。則別有用意。說者謂袁如封王。猶有魏公九錫之意。挾天子。令諸侯。或可苟延。餘子碌碌。爾公爾侯。更何必不爲我用。惜當局無人。無以旋轉。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又聞廕昌之督師也。先過彰德謁袁。請意旨。馮國璋繼起。亦戒以且勿戰。漢陽之役。實有二砲官。醉後賭酒。以發砲爲孤注。遽發二響。竟立奇功。蓋以兒戲得之也。

小德張

內監小德張。侍隆裕太后爲總管。思效李蓮英故志。而苦無憑藉。久謀太后垂簾。袁既入京。主內閣。攝政王監國如故。遇事必承朝命。小德張窺其意。乃引之覲太后。爲備膳。袁脫手萬金。小德張大喜過望。私計一飯萬金。如事成。富貴何可限量。乃力慫太后納袁請。撤監國而復訓政。遂下監國攝政王退歸藩邸之

命。命既下。小德張再詣袁議垂簾。袁拒不見。使人傳諭責之曰。內監不得出宮招搖。違制者罪無貸。小德張歸訴知受欺。惟對泣。袁復日以危言脅太后。且佯求退。於是授袁全權。與民軍商酌遜位條件。決下詔辭位。而民國始成。故說者謂。論功行賞。小德張首宜爲之鑄像。昔明之亡也。太監曹化淳首迎降。今則功在小德張。何內監之多偉人也。噫。

發內帑

袁既日進危詞。又以行軍無餉。請發內帑。太后乃盡括慈禧歷年積存金銀。合金銀二庫。盡交袁領。備發軍餉。袁開單謂核計合銀數共一千一百萬餘兩。衆訝其少。謂慈禧搜積數十年。有進無出。卽以袁在北洋任內。日奉萬金計。已當幾倍其數。而內庫又已盡發。其餘果何往乎。此亦一疑案也。時又以國民捐名

義。自親貴以至富室。指名派捐。衆不敢拒。各盡其資。世中堂續首納五十餘萬。曾分載政府公報。爲數不貲。皆歸袁用。袁初抵京。聲望既著。衆咸恃以爲安。仰其勢而畏其威。莫不甘爲盡力。以冀收轉危救急之效。乃搜括既盡。復出異謀。對南對北。兩面誘劫。不惜巧取豪奪。以坐享其成。卒使南北交讓。而袁乃獨爲天驕之子矣。

皇室會議

南北和議。必決讓國。太后召集皇室會議。歷訴苦衷。聲淚俱下。待衆以決。衆皆相視無一言。惟恭肅二親王。合詞諫阻。恭尤慷慨。怒斥諸貴要。平日專橫。值此危亡。何皆束手。今大勢去矣。總當自奮。寧死不敢奉詔。不待畢議。卽辭而出。逕赴青島。肅則走旅順。迨數年後。肅旣客死。而恭亦非復當年氣象矣。

遜位詔

初遜位議定。皇太后以朝廷不忍爲一姓尊榮。貽萬民實禍。惟宗廟陵寢。及皇室優禮。皇族安全。八旂生計。蒙古回藏待遇。均應預爲籌畫。乃授袁世凱全權。與民國議和代表。議定優待皇室八條。待遇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七條。始下遜位詔。相傳詔出。南通張狀元擬稟也。時英使朱邇典。頗奔走其間。皇室思

引國際自重。欲得朱使簽字。朱以不得干內政爲辭。惟將議定條件。照會各使館備案而已。

後 金

遜位詔下。余奉母居大連。有東友謂。有內藤虎者。見有滿洲與朝鮮國書。稱後金。問清初國號曰金耶。余憶漢文老檔。確有金國汗字樣。奉天東門曰撫近。額題大金天聰年。余卽赴省。拓得數本。其滿文則與後

作大清字樣者。文字全同。清金同音。足爲余前論之確證矣。又聞遼陽東京故城。有殘碑。題後金年號。按清太祖未得瀋陽以前。先都遼陽。築東京城。然則天命年已稱後金。天聰年復稱大金。至崇德年始改定曰大清。不待言矣。余癸丑寓天津。聞內藤虎至瀋。曾登崇謨閣。讀老檔。爲攝景。並錄副以去。余實發之。

補記二則

滿洲語

家文直公伊克坦。精滿文。爲帝師。余於其邸遇索倫人。問以滿索語言。乃知滿索同出肅慎。索倫女真。皆肅慎一音之轉也。嘗以語音証之。如滿索語呼父。皆曰阿嗎。母皆曰額莫。而皆曰德勒。目皆曰雅薩。乃至山曰阿林。水曰莫仁。日曰西。月曰必牙。語音皆同也。

即鄂倫春達呼里。亦大同小異。足見同出一源也。滿文雖化自蒙文。滿語實出自索倫。必無可疑。又滿洲初起於俄漠惠鄂多里城。索倫語則曰我滿都里。其音頗近滿朱。此當爲滿洲名稱之原始。而滿朱滿住。猶屬後起之義。惜余不解滿文滿語。不復能詳爲之引証耳。又女真文。其字類隸楷。而女真語其音似滿洲。此亦足爲同出一源之証。

堂子

堂子在玉河橋東。順治元年建。中爲祭神殿。前有拜天園殿。制與盛京略同。凡元旦月朔。國有大事。皆詣堂子行禮。出征凱旋。則列纛而告。典至重也。太祖建國。即有謁堂子禮。乾隆年。告祭堂子。諭曰。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禮。所祭之神。即天神也。蓋堂子祭天。兼祀多神。祝辭頗繁。聽者遂多傳誤。如祝辭有

佛哩佛多俄漠喜嗎嗎。義曰福幼之神。則誤爲萬歷
媽媽矣。其實神爲福幼。迎以楊枝。意即漢俗之送子
觀音耳。祝辭又有喀騰怒延。本蒙古神。以先世有功
而祀者。則又誤爲鄧將軍皆無稽之說也。至出征告
天。即古之禱禡。更不待言矣。

跋

孫等自離母腹。卽依

祖_母父。以生以長。一日未

離。初居故都。後寓瀋陽。祖父主故宮博物館。

孫等隨侍霞綺樓。樓南爲翔鳳閣。祖父謂卽

清初之文館。范文程諸臣治事處也。樓後爲協

中齋。祖父謂卽太宗內書房。洪承疇曾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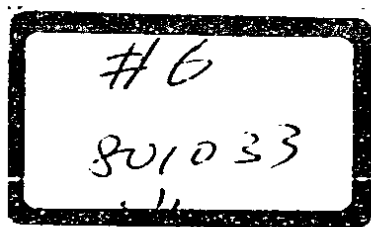
此。孫等常侍登鳳凰樓觀月。金鑾殿前納涼。殿

東西有隙地。積土成山。草木蔚然。祖父名之曰二龍。蓋戲以孫等之名名山也。及九一八砲聲起。我等猶樓居。次晨始避出。祖母先携之來津。旬日後。祖父亦至。忽已年餘。祖父終鬱鬱不自得。孫等勸以著述自娛。始草此記。孫等復慫恿付刊。回憶離瀋適二年。倉皇景狀。如在目前也。

孫龍志龍喜龍吉等

謹識





#6

801033

4

6

801033

5384